

替人读书

吕大年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I561. 06/7

2007

替人读书

吕大年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替人读书 / 吕大年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80678 - 776 - 2

I. 替… II. 吕… III. ①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②文学研究-英国 IV. G792 I56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204 号

替人读书

吕大年 / 著

责任编辑 / 陈 琪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10,000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776 - 2 / I · 123

定价: 2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歧义相与析	1
第二只布谷	6
乔治时代的童年	31
替人读书	57
《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文推敲	71
理查逊和帕梅拉的隐私	103
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	139
皈依	201

歧义相与析

几年前，听说《帕梅拉》有了汉语译本，真是既高兴又惊奇。这不是一本畅销书。即便在英语国家，如今也很少有人会带一本《帕梅拉》去出差或者度假。美国的大学里通常有一种各系学生必修的英文课，旨在教授读、写的技能。如果哪个教员的指定书单里有《帕梅拉》，他那一班肯定不“叫座”。讲历史或者文学史的课程选读《帕梅拉》则又当别论，因为它是重要的文献。以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翻译和出版这样一本书，不仅有魄力，而且不媚俗。最近有机会见到了这个译本，南京“译林”出版，译者是吴辉先生。

核对译文，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多与词义有关。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和译者参考。《帕梅拉》是早期的英国小说，初

版一七四〇年，作者理查逊。它的情节并不复杂：帕梅拉是英国乡下一个绅士家的女仆。绅士叫B先生，帕梅拉原先是伺候他母亲的。老太太去世以后，B先生想引诱帕梅拉。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段，帕梅拉都不上当。帕梅拉越不上当，B先生越认真，到最后，就把帕梅拉娶了。整个过程，帕梅拉都写信告诉了父母。读者看到的就是她的信。信里多次出现“family”这个词，译文一律按“家庭”的意思处理，其实它不总是这个意思。在第十六封信里，帕梅拉记述B先生跟女管家谈话。B先生问：“她有没有告诉您我当时对她做过的事情？……我在您心目中以及在全家人心目中的名声都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害。请告诉我，她对您说了些什么？”B先生是在盘问有谁知道他在打帕梅拉的主意。相关的原文是：“my reputation might have suffered in your opinion, and in that of all the family”。B先生的母亲去世了，没有其他亲人和他住在一起，“全家人”从何谈起？他所说的“all the family”指的是全体仆人。

第二十三封信记述男管家对主人盛称帕梅拉的美貌和美德。他说：“阁下家里所有的人对她全都抱着同样的看法。”原文是“all your honor's family are of the same mind”。

一个管家，有什么资格代表主人的全家说话？“家里所有的人”实际上是指所有的仆人。译成“所有的家人”也行，因为汉语里“家人”有“仆人”的意思。把一户人家里的仆人总称为“family”，在英语里是很古的用法，《牛津英文词典》所收用例最晚近的是一七九四年。后来不再这么称呼，大概是因为社会变化，主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有的地方，字面上明明是“仆人”，译成“仆人”却讲不通。第十四封信里，女管家和B先生谈论帕梅拉。女管家说：“您这个家管理得井井有条、妥善得当，有谁胆敢在这里对她施行非礼呢？”B先生说：“您的仆人敢，……如果有什么人做了这样的事，您以为帕梅拉会让您知道吗？”在原文里，B先生张口说出的头两个字是“your servant”，是单数，译成“您的仆人敢”，指的是哪个仆人？其实B先生说的是他自己。“Your servant”是当时的人在交谈中惯用的谦辞，意思是“我同意，此事不必再谈了”，简单一点，就是“您说得对”。“您的仆人”怎么会有这个意思呢？原来，这最早是两个人谈话完毕，分手时所说的客气话，有类于书信结尾的谦称，后来演变成在谈话当中结束一个话题，改变方向的用语。

以上例子里牵涉的词义变化,是要在比较大的词典里才能查到的。但是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原来的译法,放在上下文里或者是不通,或者是牵强。遇到这样的情况,查一查词典有好处。

有时候一个词单摆着,并无上下文,但仍然有它的“语境”,翻译的时候要注意协调。比如经常在电脑软件说明书里读到的“菜单”。它的原文是“menu”,此处译为“功能一览”或者“功能选择”更明白一点。再比如“田野调查”。这是英文“field work”的译名。考古、地质、地理,有田野调查,那确实是在野外进行的工作。但是从事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人,也经常把自己的工作叫做“田野调查”。说“实地调查”似乎更好一点。英语“field hospital”译作“野战医院”而非“田野医院”,“field marshal”译作“陆军元帅”而非“田野元帅”。“田野”只是“field”的众多含义之一。翻译是变通的艺术,我们用不着“从一而终”,在一棵树上吊死。

最近“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是“人道主义灾难”。它指的是伊拉克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来源不详,推想是外电里的“calamity to humanity”或者“humanitarian

disaster”。无论原文是什么，“人道主义灾难”是说不通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它既不会引起灾难，也不会是灾难的后果。其所以这样翻译，大概是因为此前已有“人道主义援助”的成例。但成例是不能随便地套用的。战争殃及无辜，可以说是“人道的灾难”。

第二只布谷

一

Index 旧译“引得”。这个译名挺好，不仅照顾了原文的声音，还传达了意思：引至其所，寓目而得。当初创造这个译名的人，一定是有感于用引得查书的便利。现在，很多书可以用电脑检索，更比引得便利多了。比如《牛津英文词典》(OED) 的电子版，它的种种功能，在搬书翻页的时代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我有一次键入了“cuckoo”——布谷鸟，想看看这个字在词典里出现了多少次。转眼就有了结果：四百二十九次。接着又键入了“the first cuckoo”——第一只布谷。结果是七次，其中有五次不是引文，而是用例的出处。《第一

只布谷》是一本书，署名 Kenneth Gregory，一九七八年出版。《牛津英文词典》选择用例，非常注重出处的代表性。出版如此晚近，却被引用了五次，这是一本什么书呢？问题无关紧要，然而印象深刻，长久挥之不去。前些时候，要出远门，有朋友送我一本旧书，说是可以在路上看看。我一看，封皮上印着：The Second Cuckoo——《第二只布谷》，署名 Kenneth Gregory。先前偶然碰到的问题，这下又偶然碰到了解答。原来《第一只布谷》是《泰晤士报》历年读者来信的汇编，我拿在手上的，是它的续集。出了续集，说明初编很受欢迎，可惜无由得见。然而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先看了再说。

出门在外，有这么一本书还真是宜人。读者来信一般不长，很多是“豆腐块”文章。同一件事情好几个人谈，把信集起来，冠上一个篇目，也就是一两页，一会儿就看完了。文字清楚流畅，用语通俗，须要查字典的时候不多。朱自清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叫“如面谈”，是明朝人的话，形容信写得好。这本书里收的信大都够得上这个称呼。比如有一组信的题目是“管风琴交响曲”，一共三封。头一封是一位叫理查兹的牧师写的。他要表扬自己教堂里的管风琴手，正文只有一段：

一九七三年，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举行音乐会，有管风琴独奏。教堂的旁边是消防队。管风琴正演奏着巴赫，忽然响起了消防警报。管风琴手很机智，也很有本事。他调整了乐曲的调子，使之和警报同高。听众情不自禁，报以掌声。这虽然不是地道的巴赫，但是也很有意思。

变调的时候，风琴手不可能跟听众打招呼，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愉快的交流，——演出就应该是交流。这样一个教堂里的风琴手，大概不是音乐界的名人，听众，也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但是他们体现了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一种事出意外、泰然处之的健康的态度。中国人对待意外，讲究的是“平常心”。他们所体现的是——幽默。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五天以后，另一位读者致信报社，也只写了一段。他说：

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音乐会或者管风琴独奏有可能再度遇到消防警报。作为应急措施，理查兹先

生的琴手朋友不妨预先练好 Parry 的作品“天赋的歌喉”。警报一响，不论原定是什么曲目，立刻更换（当然还是要转调）。

“天赋的歌喉”的原文是“Blest Pair of Sirens”，取自弥尔顿的诗，也许还有旁的出处。曲子想必是英国人熟悉的，一听就会记起它的名称来。“警报”在英文里也叫“siren”。听到“siren”就演奏“siren”，这也是幽默。第三封信是五月八日写的，更短：

我是管风琴手，在本地的火葬场工作。最近有一次追悼会，指定的曲子是巴赫的“羊儿可以放心地吃草了”。我如命演奏。事后一打听，死者生前的买卖是从新西兰进口羊肉。

这样的读者来信，就像是几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坐火车，聊上几句，解闷。没有推心置腹的话，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是拿几件平常的事随便说说。说完，彼此一笑，到站，各走各的。可是，平常的事情经他们一说，就显得挺有意思。这

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兴趣，善于观察。意思是他们看出来的，
是他们的发现。

二

观察生活，不光是能够遣愁索笑，还能长见识。一九三四年五月，有一位牧师写信，报告一个小小的研究成果。他分析了自己的教区里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五年受洗人的名字。教堂在这三十年间举行洗礼一千三百六十三回，命名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所用的名字共有三百一十一个，其中一百五十一一个只用了一次。名字的来源：九十五个取自《圣经》，三十四个取自教会所封的圣贤，四十四个取自英国历代的国王和女王，其余取自近、现代的名人。这位牧师还把最常用的名字列了一个表，男左女右：

George	102	Mary	85
William	95	Elizabeth	58
Henry	71	Alice	57
John	71	Ann(e)	47

Charles	68	Edith	43
James	66	Lilian	39
Frederick	63	Eileen	38
Thomas	45	Kate	37
Alfred	44	Emily	32
Edward	42	Florence	30
Arthur	39	Margaret	26
Albert	37	Maud	24
Ernest	31	Dorothy	23
Francis	31	May	23

用时髦的话说，这叫“大众文化”。“大众”对自己的“文化”，往往是似懂非懂，习焉不察。要不是这么一位牧师，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对于一时的风尚，不过是追随而已，不可能有整体的认识。还有一位读者在一九二五年对《泰晤士报》做了一番统计。他在信里说：

年过九十的人去世，消息见于《泰晤士报》的头版，去年一共有四百零二例。其中一百二十三位是男的，二

百七十九位是女的，男的里面有十八位是教士，女的里面有一百七十八位是结了婚的。过了百岁的有八位，二男六女，女的有两位活了一百零五岁，都是结了婚的，活了九十九岁的有四位(包括两位男的，其中一位是教士)。此外，有九十五人活了九十岁，二十八位男的(包括六位教士)，六十七位女的，其中三十位结了婚。过去十年里，九十岁以上去世的共有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平均每年三百十五人。最少的是一九一八年，二百六十三人，最多的是去年的四百零二人。同期在一百岁以上去世的有十五人，最多的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人。

乍看起来，这就是一些枯燥的数字。但是只要稍加想像，就不难明白，这封信在刊出的当晚很可能是许多人家的热门话题。一年，四百零二条头版消息，平均每天都有，可谓寻常。然而经过这样的一番条理区处，分析排比，它们的意义就跟每天见报的时候不一样了，——新鲜了，吸引人了。原先只是消息，现在变成理论了。许多人读了，可能会想，“我也每天看报，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写信的这位是个有心人。他想看看生活方式和寿命之间有没有关联。照他的统计，男的献身信仰，就容

易长寿；女的有了丈夫，能不能长寿，难说。这是不是真的道理，另当别论。但是他愿意下功夫、动脑筋，而且并不贪图什么——他琢磨的不是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便宜，令人佩服。现在报上经常讨论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一个民族，这样的人多了，其素质可想而知。十年以后，一九三五年，《泰晤士报》创刊一百五十周年，保持当时的世界长寿纪录的土耳其老翁Zaro Agha也刚刚过世，这位读者又写信给报社。他说，这位土耳其人照理应该读过四万六千九百五十天的《泰晤士报》。可惜他不识字。

也有一些信，类似消费者投诉，但是写得都很有意思，不同于简单的抱怨。有一封是一位教授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写来的。信的正文如下：

我最近到伦敦开讨论会，议题之一是北美的投资和贸易在英国的发展。我本人是英国人。因为在新堡有一个会议，我到西伦敦的一家旅行社买火车票。我还就便向站柜台的女士(我记得是个女的)打听，能不能替我在新堡的火车站旅馆预定一个房间。

“嗯，这还真办不到。”

“真办不到？这话怎么讲？”